

家政 貞梨 賢淑 儉足 貧後

群譚採餘
七

13
389
7





羣談採餘卷之七

庚卷

家政

貞烈

賢淑

附妓婢貞烈賢淑

儉足

貧乏



家政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足意嘗有也不足
處便是好人家才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
之理然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詩書矣家業
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
門也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
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



骨肉聽之絕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上有龍泉
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所作詞意明切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懼奴僕視盛衰
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尼姑道姑卦姑牙姑牙婆媒婆師婆霞婆婆藥婆穩婆家
有此必為奸盜之招故比之三刑六害

禍福之至鎮之以靜不失常度世稱之曰達余謂此達
以之洞視一身之小利害猶可槩以處至親之間大

故之際得無逆於理而傷於義乎顧劭雍之子也為
豫章太守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知
劭亡神色不變賓客既散方嘆曰已無延陵之高豈
可有喪明之責顧雍之達吾以為非慈父也孔融被
收中外惶懼融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左右曰而
父見執二兒曰寧見覆巢之下有完卵者乎尋亦收
至二子之達我以為非孝子也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
生走入告其婦正在機中神色怡然曰蚤知尔耳
阮氏之達吾以為非賢婦也伯魚之喪孔子食而不

咽豈有子死而圍棋自遣乎申生就命尚不忘其父
豈有父執而琢釘為戲乎壁司徒之妻問其君父而
不及其夫君子以為非禮况夫戮而據機自若乎若
父子夫婦之間生死存沒之際皆可以曠達鎮靜之
說行之則人倫之道廢矣率天下之人而廢人倫者
必此輩也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馬曾子家兒不識鬪化使然也鄭
康成嘗怒一婢曳之漉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乎
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豈非其文字乎

力耶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
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固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
仲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至韓金
吾家未成券間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
且與駟僧議價婢於窻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
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
柳家郎豈忍更事買絹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為塵
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
少矣宋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

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此事昔人特記以資笑譚耳今合柳家婢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

一也蔡京之敗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彼其內之為子弟外之為門生故吏如之何其復有同耶繆彤掩戶曰櫬之言信有志者所當省也

女之不娶者三而無父母者其一焉婦之當出者七而無子者其一焉夫親之存亡遇也非女子可得而與也不娶何義子之有無命也非婦人可得而強也去之何辜第五倫三娶皆孤女梁鱣以無子出妻不果後復得子是古人之娶女未嘗以亡親為嫌而無子之婦亦未可輕而棄之也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蔡虛齋曰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

也故曰伯父叔父姪猶子也故曰從子伯父叔父亦謂之從父姑則諸母也伯叔母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豕傳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盡之矣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况能為人耶漢荀爽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必知女之不能節女卒自縊以全婦道豈知子莫若父哉宋褚淵丰穎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昭炫之非而子恨不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德

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如此第爽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逐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及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彼偏惑執迷骨肉殘毀者何可勝數謹哉謹哉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異也。妻乃引刀趨而言曰：此織自蠶繭成於機，行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丈疋。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終業。七年不返，婦人何所知見而能以學業責成其夫如此？其後妻以賊劫，又能身死以全其姑，嗟乎正節大義，與寒霜烈日爭嚴卓哉！女丈夫也。

或問朱買臣養去婦於官舍，陸放翁會出妻於沈園，而皆及其後夫於義禮，何買臣之妻以厭糟糠而去，放翁之妻得罪姑氏而離與廟絕矣？況二婦無良，再醮

二子處之不亦過乎？夫養之會之且不可，而又及其後夫男女之防，不亦瀆乎？或曰：放翁之妻之出也，以母命也；放翁不能忘其結髮之情，四十年間會於沈園者三焉，其視買臣忿妻厭貧求去而驕以富貴，養以終身者有間矣。愚曰：不然，妻之出也，母之憾也，忘母之憾而溺妻之愛可乎？彼既別有所天，此猶不能割愛不已，惑乎？律二子之失，猶魯衛也，不可為訓。

張湯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為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為孫而有韓琦

之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於舜禹朱均已見之矣
膠東畜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進其父
父怒曰為吏而利民以奉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
也促歸以罪後性卒以廉謹稱若孫父者可謂賢
也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
祿也母曰為相三季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
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為賢相若田母者可謂
賢母矣雖然孫性田子顧不得為孝子哉鼂錯父從
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為政侵削諸侯何也錯

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
藥死未幾而錯果敗嚴延年為潁川母適見其報因
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遂去歲餘延年以殘刻罪死夫鼂錯之
父非不若孫性之父也而鼂錯故違父教自取滅宗
延年之母非不如田子之母也而延年不率母訓身
蹈大辟雖有賢父母亦且柰何哉若鼂錯嚴延年者
亦孫性田子之罪人也

唐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納從事納本姓郭代為作乞

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靜村而鼠竄名非伯越
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援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
辯正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朱姓乞還
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援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
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
全語然本實范氏而母朱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唐宣宗大中二年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
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

弟顥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
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
為婚良有以也即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
視乃觀戲乎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
為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
出宰相正為嘉事何耻焉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郭曖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
我父薄天子而不為主恚入奏子儀因曖入待罪代

宗曰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閨幃之言勿聽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
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
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
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溪哉此言其於朱五
經之學必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
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
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

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
博為然則溫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
謂人性惡其然乎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其族屬為天子也
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
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
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
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耶朱全忠既以滅唐其兄
全昱厲声曰朱三汝本礪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乎。司馬昭初弑高貴卿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歔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謀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顧者。反能伏大義。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使也。

白樂天嫁娶詩云。天下無正音。悅耳則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鏤綉羅襦。見人不歛手。嬌癡二八初。見人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玳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躊躇。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又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

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系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

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每晨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宋太宗時江州陳競九世同居七百餘口每食必廣坐。

堂未成人者列為一席有犬百餘共食一牢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唐及南唐俱表其門宋知州康戩上其事每歲貸粟二千石夫公藝忍也陳競公也忍則無嫌公則無私意治家之法備矣綱目書九世同居者惟此二人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吾家當火於連
公遇疲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

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削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公輕財厚族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羣從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

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
僅百口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二千匹錄
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
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以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
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
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決
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

不思尔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尔
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曰犯我者十
數亦不至形於言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効為甚大
此所謂善處忍者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家
之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
者皆畧而不著蓋慎之也後之為譜者當錯綜而
章可也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顧一僕役時選一熊鹿

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顧一蓬首
垢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
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
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
為所用矣假如司馬溫公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才
蘇子瞻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
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彼東坡教壞了這便
是樣子

金華浦江義門鄭氏門子綽楔扁曰天下第一人家

上聞而惡之召其家長詰曰汝何人斯名為第一對曰
某合族而居已八世矣內外無間言郡守以為可激
勵風俗遂為造坊書扁實非臣之所敢當也

上曰汝家食指幾何曰一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
居共爨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命之去馬后
適於屏後聞之遽語上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遂
有天下今鄭某家丁數千餘人設有異志同心合力
顧不尤易耶上領之即復召入試問曰汝處家
亦有道乎曰無他但大小事不聽婦人語耳上笑而

遣之適河南進香梨賜二枚雙手擎梨於首趨出
上命一校尉尾而瞰之至家召其族置兩缸水於堂杵
梨投缸中攪而合族分飲既畢向北叩頭而謝中使
還報上喜遂不破其家云上頗重鄭義門家因
田賦多擇為糧長屢以事入覲上識之後又被妄人
訐其家與權臣賅時嚴通財黨之誅犯者不問實與
不實必死而覆其家濂與弟湜二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弟湜為福
建布政司叅議而盡以貨金全歸鄭氏且問濂所以

長人之道濂具以對上甚喜當時浙之巨室故家
多以罪覆而濂獨免

楊崇連江人自其高祖宗連傳至崇六世同居其家法
子弟無私財若田園所入穀米之屬必白于長藏之
廩若商賈所得錢帛之屬必白于長藏之庫以供婚
姻祭喪飲食之費各有常數一門之內雍、如也其
家舊隸戎籍有司徵之崇諸弟方爭行適崇子孟自
外歸孟世嫡也即辭父母于後成化初有司以其義
行上聞

朱子語錄云蘇東坡之子過范惇夫之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以母事梁妻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今本朝兵部尚書茹瑞衡州衡山人也太宗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身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家連平日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恥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天順中楊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輒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行事如此男以鄉里故統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又被害者連奏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

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鬱歲餘士奇卒有論其子如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罪惡天下傳誦

貞烈

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杞梁妻孟姜無子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過者皆為流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既無所歸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心哉遂赴淄水而死人有詩曰莒郊白骨日黃昏魂魄歸來道路長故國相逢俱潸淚哀猿啼鳥亦悲傷楚伍負父兄被殺逃奔他國遇女子浣紗問路恐後人追之告女子曰後有追者慎勿言女即抱石自殞令負勿疑後人為之立廟翟宗古詩曰偶爾相逢試問

終此情彼意兩俱無何須草、損身命不念雙親體
髮膚

秋胡魯人納妻五日往仕於陳五年始歸見婦人採桑
於路甚美胡曰力田不如見少年採桑不如見貴郎
吾有黃金願與子婦不受胡還家奉金於母母命呼
妻乃桑間婦也婦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
任君別娶妾投河而死後才人援筆而賦曰採桑採
桑復採桑妾身不逐春風忙高堂阿姑髮如霜夫婿
蹉跎天一方妾身不文亦不武如何朝夕供甘苦年

年辛苦把蚕桑夜、勤勞嚮機杼明朝又向桑間行
綺綺桑葉如雲騰南枝採盡北枝好忽聞寶馬嬌嘶
聲寶馬嬌嘶何處客玉勒金鞍壯行色南來下馬氣
如虹笑談便把黃金擲妾視黃金輕若無黃金雖好
非妾圖問君既是遠行人君家寧無採桑婦行客聞
言慷慨悲據鞍上馬行復吟回首夕陽驚天晚一筐
二筐桑葉滿阿姑歡喜出門迎聲、報道秋郎逐妾
心還喜還自疑驚憶桑林過客時入門堂上一如
已是棄金輕薄兒問君棄金何如此棄妾棄金

母棄妾寧為不義夫棄母安能成孝子義夫孝子君
不為妾身羞辱長相隨門前流水清如玉妾身願墜
江魚腹但期萬古與千秋江水長流妾心足後稱為
貞烈見烈女傳

秦穆公女伯贏楚平王夫人昭王母也時昭王與吳戰
敗于柏舉吳入郢昭王出奔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
次至伯贏持刀曰妾聞天子失制天下亂諸侯失
節邦國危君王棄其儀表無以臨下妾有滌端無以
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吳王慙而

退三旬而秦救至昭王乃歸國人有詩曰國破何愁
禍及身弟兄外援賴強秦莫誇勝敵須回首猶信吳
宮有越人

息夫人息國君之夫人也初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人
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適楚王出遊夫人遂
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終不
以身更二醢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
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
殺楚王賢其守節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人有詩

曰金爐香絕玉樓空寂寞桃花委落紅歌罷月明天
似水倚欄彈缺訴東風

漢周都之妻阿美而慧都驕淫自恣都父呼阿謂曰新
婦何不以道正夫都之無禮新婦過也阿退而語其
婢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言而不聽
君必謂我不奉教令我言而聽是為子違父而從婦
也罪在彼矣遂自縊卻陽任延壽妻季兒兄季宗嘗
與延壽競延壽使人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兄不義事兄之
儔亦不義遂自殺長安大昌里人有傳家欲報之而

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計念
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
曰諾夜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門俟之
讐家至斷其頭而去視之乃其妻頭也竊亦痛焉因
釋其父三婦之死悲哉彼誠見夫父也兄也夫也均
重而不能舍一焉一旦遇之有死而已賢於雍糾之
妻遠哉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
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

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
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
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
遺類。異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佯許之。
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
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視之。血流滿席。舉家驚惶。
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
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何為哉。令女曰。
聞仁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存盛之時。尚欲保終。况

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哉。晉魏之際。庶
耻道喪。背君父而事仇讐。比肩接迹。聞令女之言。觀
令女之行。寧不愧乎。

吳孫翬為丹陽守。性急。醉後多鞭左右。將士仇覽載負
同謀。殺翬。覽即逼取翬妻徐氏。徐給曰。須晦日設祭。
除服。然後聽命。覽客之。徐潛盟。翬舊將孫高傳嬰至。
晦日祭除畢。令高等潛於戶內。乃言笑自若。覽覘視。
乃入。徐氏迎之。密室。乃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高嬰
殺負覽。徐氏遂穿衰絰。將二首祭夫。痛哭幾絕。孫權

知封高傳為大將令守丹陽乃取弟婦徐氏歸養有人作詩以贊之曰義節俱全守此身報仇斬賊詐相親三分多少英雄將不及東吳一婦人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躁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不懼盧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意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就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拆足破面流血群盜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武功康栗靈寶楊宋皆矯少年才華競秀栗也之妻宋也之姊宋也之妻栗也之妹其後二生相繼弗祿

無血胤焉。二婦皆飲毒死。嗚呼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係焉。則母道為重。妻道為輕。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采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

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竇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於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恒禮。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

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商罔帝曰卿北伐山
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常擊頸即日辭陛下盡
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顙禪讓法堯舜民
物晉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
胡肆大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
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馬得人垂
終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
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舸艫本期固封疆誰
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崗不辦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

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衙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
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此日月明死共雙飛此
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蚩
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
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鳥吊空影簪堅折白玉瓶
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人長炳々妾堅志不移改
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
噓如吞鯁不作燭火燃願為死灰冷貪生念麴蟻乞
憐羞虎寗借此清江水壘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

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鎮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餘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愈不朽矣

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欲數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強焉因告曰俟妾謝祭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主者喜諾即嚴收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

滿庭芳詞一闕于壁即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出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戰彝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家南洲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岳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此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

罪人也

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為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塋之道旁，可謂英烈矣。後宋子虛詠史詩云：貞烈那堪點虜求，玉顏其沒塞垣秋。孤墳若是憐青塚，地下昭君見亦羞。

宋靖康秋汴京失守，徽欽出降，金人入城大肆剽掠。驅迫后妃太子諸王北行，渡河至倉安，番官有澤利者，中途設牛酒對酌。澤利命朱后唱歌，勸酒后辭不能，利怒將毆之。后不得已，咽涕歌曰：幼富貴，老厭綺羅。

裝長近天威，兮侍昭陽。今委靡兮流落異鄉，嗟紅顏兮命薄如常。利曰：可更歌。后復曰：昔居天上兮珠宮瓊闕，今寓草野兮狐巢兔穴。屈身辱志兮耻何可雪，不斬樓蘭兮恨何可滅。利醉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罵之，泣曰：願汝速殺我，死且不恨。即投庭井，左右救止。迢遞北行，備極難險，得達燕京。朝見金主行藩臣禮，出居驛舍。二帝悲不自勝，后泣曰：陛下居大位，柰何不死社稷。偷生至此，其何能堪。是夕，后自縊。年二十歲，衣帶中有詩云：玉筋雙垂恨不禁，豈隨時。

俗共浮沉偷生爭柰失身醜舍死能全忠國心月墮
花飛胡地杳珠沉壁碎楚江深一函艷骨埋沙漠青
塚巍峨照古今

宋靖康秋元伯顏統兵杭州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
康夫人朱氏并小姬整衣焚香自縊死其朱夫人衣
帶中有古詩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
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
宋祿羞為北臣大難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
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為不軌知城中子女
無如趙氏女美致帛千端金千斤聘為妻且曰女若
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
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柰
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
女曰妻賊何用也家人掩其口卒通以往女登輿自
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
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為賊所魚肉也自
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

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人所難能號為男子者寧無愧乎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已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隣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為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為盜我恨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為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刀刺殺投之江中嗚呼

上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偷苟乞一旦之命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壯哉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馬友犯長沙向薌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薌林愛妾聞

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
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
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遠妾忽語輿
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
賊相顧不發鄉林亦悠然而去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
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
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北行至嵯縣清風嶺婦乃
嚙指出血題詩石上曰若王無道妾當死棄女拋兒

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去幾時回兩行珠
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
二字苦哀哉寫畢投崖而死至今此詩雨中尤可讀
至治間官立廟以旌之永嘉五峰李孝光為之記士
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獨楊廉夫詩云界馬馱奔百
里程清風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
漢水清廉夫夢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妾聲中死
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侔矣又前
有人作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班班剝剝上青苔當

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作相同後其人竟以無嗣蓋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々如此而二詩寓意深求豈忠厚之道哉

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害人見其白乳自吮流至踵又元王伯顏至正九年為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白液於乳後以陰兵助州城賊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頭無血白氣縷々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進之

死節時血無一點予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如此之異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為兵所掠裂帛題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奔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婿恩江靜從教沉弱質月明誰與弔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書畢即投江死

曹處女者錢塘人名雪字玉英年十三善琴十五攻翰詞母沒方窮葬其母至年五十不嫁自誓云死作處

女塚至正間錢塘喪亂處女閉戶不食數日餓死楊
廉夫吊之詩云曹處女白雪英母惜白雪抱玉真珠
擎十三善瑤琴不作濮上声十五弄彤管不作荅草
情叮嚀媒與妁必嫁公與卿英馬上海上郎貂帽繡衣
裳官家捉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粧貯
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
珠五十萬七寶八萬鎰黃羊尾如扇文鷄若鳳凰置
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
母莫之強志節如秋霜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

母終母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
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戶生
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詞用激城中三嫁
婦

洪武初建安丘氏名鳳娘魏宗欽之妻宗欽父康給役
於倉以虧良法當刑宗欽欲詣官代父死丘氏勉之
使行且誓曰君能為孝子妾不能為節婦耶萬一不
諱妾亦隨君逝矣宗欽就獄歲餘當決遺書與父訣
父不忍觀火之丘氏意夫必死遂更素衣避門痛哭

自縊而死後宗欽遇赦宥而立氏不可作矣

洪武初商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又哀之以辭稿之乎白于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方事之殷軍士所利者貨寶矣婦女矣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者逃則不脫止則汚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吳履之妻賈誠之妻俱死于溺姜氏之女童氏之婦張氏之妻若女俱死于刎此余所知者一月之間死者數

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家聞習有素也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習者猶曰富人所貴重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忽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初女方笄又從而死之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天理在人心不可泯滅無富貴貧賤一也

陳友諒陷太平守將花雲死之妻郤氏抱三歲兒謂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夫死吾不能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郤氏遂赴

水死有僕婦孫氏收卹屍塋之抱兒逃為偽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軍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抱兒去疲宿陶穴中天曙覓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至太祖行在孫氏抱兒泣拜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時咸驚其神蓋江中無常流

之木自古無冬實之蓮渚中非人居之所孫氏與兒所負之木神木也所啗之蓮神蓮也所遇之老人神人也夫花雲為國而死卽氏為夫而死是故天之所與不忍使之無後而孫氏受主母之托流離顛踣瀕九死以全其孤是亦天之所與而不忍死之者也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實奉使兩淮海州有節婦侍小花者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乘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貳採訪使上其事有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曰隨事處中方為合義守偏執

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子于筮嫁之初又能剪髮于塋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無以加因當卓異立志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曜州張統少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才赴京初授部職建文時陞廣東布政太宗登極詔回謂妻子曰吾荷先帝之遇起自草野一旦至此今大事已去惟一死可報國矣即於鍾山下名龍潭者沐浴大慟投淵而死有妻一妾二男女四見張死節亦隨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慟哭曰人而無義不死何為吾主公輩皆為國亡予等獨不為主公死乎悉把臂並投淵而死噫千載而下寧無田橫者乎

永樂初學士鮮縉胡廣侍宴文淵閣太宗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宦今縉已有子廣宜以女妻之廣俯首曰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廣越數月果生貞女因名吉慶奴以上所料也遂釘盟縉子禎亮未幾鮮氏遭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貞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曰

濟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
改。况昔主違父何用生為。後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
亮歸娶。女既歸。解氏事姑極孝。事夫極謹。姑徐氏多
病。不離床席十餘年。雖浣滌汙穢。皆親為之。且知書
史。性柔慤。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
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其大有
愧於其女耶。

瑞川通判姜榮妻竇氏。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姜
自工部主事考察調瑞川。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

姜倉卒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
求姜。不得。以刀傷姜妻竇氏。哀救而免。因執竇。先
藏中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事。時亦在
難。竇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
其言。密謂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
言之。我死矣。比至。老塢鄉。遇道旁井。遂投而死。賊退。
屍殞城南僧院。事聞。訪旌曰。貞烈致祠碑焉。姜棄
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死節。特為之地。又
因緣功次。陞同知。而性素不檢。竇死兩月。即屬媒娶。

明年奪職嗚呼以妾之死節若彼以夫之負義若此
烈哉竇氏萬古不朽矣姜榮曾狗彘不若也

莆田鄭三娘許嫁生員吳世勲及笄其母兄見世勲家
貧晚託二鄉宦為其告悔三娘流涕示以一許不二
之意既悔之後獨卧一樓不起時常託病不食間或
強啜一粥尚異母兄感悟後竟改議陳一鵬為婚本
女憂憤成疾却藥絕食骨立而逝之按聶公雙江奏
保表其閭墓又為之立碑其詞云夫人夫失道之在婦
人華姿衣裾曾婦人女子之不若之一律吊之云未

親夫面為夫亡不比尋常女子行白髮尚難存晚節
青春誰肯喪春光魂飛天上乾坤老名在人間草木
長我淚莫將容易洒為他千古立綱常

廖貞女吉安羅文毅公傳貞女名璧閩縣人父元熙與
彭嶽素厚善許其女子配其子夢槐明年嶽死女為
去容飭不御若心喪然年十八歸彭有期矣夢槐舟
行溺死女聞訃哀憤即欲自經母防視弗獲乃請于
祖母及母往視殮撫屍慟哭聲酸裂屍若為更生泣
且出淚口鼻血迸流廖氏挽之還踊而呼父母既以

見許人復何歸乎父母遂不忍復有言貞女舅嶽故
江西人也娶于羅氏客閩復納薛氏夢槐與嶽卒後
羅與薛時不相能貞女泣諫曰新婦所恃為命者二
姑今二姑不一心如此新婦將何依耶言訖又慟哭
二姑感動亦哭遂和好無間彭家落夢槐又無兄弟
可恃聞者莫不心惻嘆嗟羅洪先曰嶽所娶即予從
姑余姑產一子携入閩天死歲時音問恒為之悲故
聞貞女甚悉貞女於萬曆五年卒年五十六年詔
旌

林貞女采姐其妹仁姐閩縣人參政林道舜女也貞女
許嫁長樂中丞陳省子長源于歸有日矣長源死貞
女欲奔其喪父母不可日夜號泣之志靡他其妹友
厥姊一不茹葷已亦不茹葷姊病不能寢已亦不敢
寢積勞瘁先卒貞女益憤鬱嘔血數升而絕將死曰
葬我必之長樂時萬曆五年六月也士大夫聞之姊
貞而妹友即烈丈夫難之矣參政友人禮部尚書林
燠哀其志為楚歌以弔

賢淑

柳下惠卒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知妻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第君子永能勵兮嗚呼惜哉乃下世耶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嗟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黔婁卒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曾子曰邪引其被矣妻妻曰邪而

有餘不若正而不足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為相國，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不戚貧賤，不忻於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季敬姜子死不哭，謂其薄於賢者而厚於婦人也。臧文仲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以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至齊，果被執，二母固春秋之賢母也。及觀范滂死，母亦不哭，曰：吾子與李杜齊

名死，亦何憾？王經為司馬，昭所收，其母笑曰：人誰不死？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李日月為朱泚將戰死，母不屈罵曰：奚奴國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蜀王孟昶亡國卒，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而死之四人者，賢不肖不同之四母者，不俱有敬姜之風耶？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母輟戒以多所平反，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嚴延年之母嘗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吾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遂去而延年果敗劉堤殺令狐盛母怒
曰汝不能駕馭豪傑而專除勝已禍將及我嚴武三
鎮劍南厚賦歛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不從及死
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之四人亦賢不肖不同而
之四母者亦庶幾臧孫母之先見哉此皆古之女夫
人也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人死於道者二子立
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不
能決乃言諸王王召其母問之母泣曰殺其少者王

問故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
將死時屬妾曰善視之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
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子雖痛獨謂行何王高其義皆
故不殺號曰義母

魯義姑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見一婦携一兒抱一
兒及軍至乃棄已子而抱兄之子軍問其故對曰子
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而私妾不為
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况朝廷乎遂還軍
不伐魯公聞之賜束帛號義姑

本朝陳義姑長樂人兄亡遺孤并育母嫂欲他適姑
留不從遂矢志不嫁事母送終撫孤婚娶年四十而
卒今陳稱望族姑之力也其裔陳復升立祠求詩文
以揚其德閩士人何洽詩頗賦其詳詩曰古者魯義
姑棄子存兄孤雖稱仗大義此身猶有夫今聞陳義
姑矢志撫兄孤劬勞四十載終身不適夫人義彼此
同奇行古今無堂上有盲親殷勤飼其舖孝弟萃此
心綱常賴以扶雖曰姪之姑一身當父母雖曰女之
流此心良丈夫綿陳望族千祀凜廟謨皎汗青

在萬古仰女模何日拜芳祠一奠此清醕

魯之義姑棄已之子存兄之孤陳之義姑撫兄之孤
守已之節卓哉二女可為難矣吾家九世母薛氏年
已及笄父母淪亡二弟幼孤嫗者議已之婚辭之為
二弟娶定則已行六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集親衆
而焚香告天驗已所得之粧奩而明其不欺既適之
後敬夫育子創業改墳而家道興隆今倪氏衍百餘
丁科第綿遠皆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亦曰此
祖姑之義也既有以得兄弟之心又有以全夫婦之

倫其庶乎合於義之正哉

三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孤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孤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客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

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見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漢元帝嘗幸虎圈觀闘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板檻欲上殿宮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出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昭儀慚由是有隙元帝崩成帝即位徙封馮婕妤所生子興為中山王婕妤為中山太后傅昭儀所生子為定陶王昭儀為定陶太后成帝崩

無嗣立定陶王子欣是為哀帝人有誣告太后呪咀
上及傳太后太后因素怨即遣使案驗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責問馮太后無服辭
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馮太后還謂左右曰此
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由知之欲陷我死也乃飲藥自殺
趙飛燕譏班婕妤呪咀於成帝後入獄使祭獄神婕妤
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
詞辯深知感應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
昔勞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意與婕妤同

先主井后沛人也生於微賤里中皆相此女極貴及長體
貌特異先主召入銷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
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夜
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
者非惟嫉於井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毀壞之乃誡
先主曰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
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
者皆退時以井后為神智婦人

唐張孟仁妻鄭妙安張仲義妻徐妙圓徐富而不驕鄭貧

而不諂恒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絲不入私房徐鄭二家有
所饋必納於姑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己物鄭歸寧
則徐乳其子徐歸則鄭乳其子太平間表其門為二難
此可為妯娌師法

陶侃居潯陽孝廉范逵過之遇宿時天寒大雪家貧
乏物待賓母湛氏聽其言語甚美密令留之即以髮
易酒釵令侃與之飲抽新薦草剉而啖其馬逵詢知
其誠嘆曰賢哉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遂薦侃為刺史
後侃監魚梁以甜鮓一甕遺母之心不喜封還其鮓書

以責之曰汝為官以官物遺我非為無益反以增吾憂矣
范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惟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
室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氓戶也因召至郡連相見與語衣服
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
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出遊一
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無名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
窮人無桑以自蚕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
一婦人不任事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儼于農夫救死而已言
訖淚下曰告以將改適於士族二女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

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繼
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反兵抵項城縣令李品驍惶欲遁
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竭力守城力不足死
焉職也品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今倉廩皆
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事其
必濟乃召吏胥百姓於庭諭之曰縣令民主也然歲
滿則去非若吏民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衆泣
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中賊者

與萬錢得數百人品率之登城楊氏乃親爨以食之
為流矢中品手品歆歸楊氏曰君不在誰與守與其
死於城戰不愈死於家乎品復裹傷以守有一人以
矢射中其帥墜馬即希烈壻也賊勢遂阻散去城得
保全楊氏力也刺史上功超品為太守嗚呼婦人孝
敬舅姑則賢矣守城保民忠誠勇烈雖男子有所不
能彼何人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以之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
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作歸計妻問故告以曾娶

妻白之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殘，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條萬縷，拆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盃酒澆奴墳土。既別，遂赴水死。

吳興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憲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致有酒，殷勤焉。公於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尔，尔弗我忘，極懣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

言曰：妾家每歲請給足，養贍願執事，終身為兄，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它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四明黃伯成先生珍嘗有詩曰：感之以誠，感必深，應之以真，必真。真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碧瀾詞。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尚愛燕玉暖，况是當時真貴人。春衣典盡春寒悄，二妾朱顏正姝好。忍將羅帶折同心，懊恨浮生頭白早。珠鈿翠靨幸僅存，此時猶及嫁夫君。十二樓頭燕子去，揮手不用番仙裙。去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有

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翻令心緒惡一心專天天
得知忍着主衣還事誰遂携衾襟與俱來後君死者
當為尼碧瀾堂下雙溪水使客往來豈知此不顧新
懽戀舊恩千萬人中兩人耳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
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
告其妻猶在辱曰不然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
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
不得已幸以吾新生與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

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次曰詡字景雲栩之子樵樵
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科孝友嫻睦之報如此

程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
宦家女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夫曰觀君之才貌
非久在人下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
試已也訴於張命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
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
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隻程
一履泣而別日期即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

言卷十
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元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
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二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
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
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績紡
達旦毅然不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
成布匹償元鬻餘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
見居城南庵中所遣人既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
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
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函拜曰主母也尼曰鞋

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
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曾娶終不出使旋報程乃檄
與元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軍與至陝
西地方重為夫婦焉

元至正初崔英授永嘉尉携妻黃氏赴任至蘇州圖山
舟人見金銀飲器是疲殺僕沉英水中席捲所有告
黃曰不汝死我次子未娶今往杭州歸則成親遂呼
為新婦月餘黃氏乘波登岸投尼姑院尼問來故黃
曰妾永嘉尉小妻逃生至此尼曰命蹇則在此出家

受苦黃曰願從所命遂落髮立名慧圓每拜觀音密
訴心曲忽一人到院說操舟如意捨畫芙蓉一幅尼
張屏上黃認之情感於心不能自已乃題臨江仙一
詞云少日風流張敞筆等閑掃素寫雲烟芙蓉畫出
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死生冤粉繪淒涼餘幻質
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
結再生緣時退居御史高公納麟愛畫郭慶春求屏
猷之忽一人賣草書公問姓名對曰崔英字俊臣真
州人赴官永嘉舟人沉英妻僕不顧幸得登岸告平

江路聽候一年賣字度日公曰無柰且晉吾家見畫
芙蓉因垂淚公怪問英對曰此舟中失物詞乃妻黃
氏作也公曰吾當為捕盜遂問慶春答曰買自尼院尼
稱顧舟人捨尼姑慧圓題公即令人到尼院謂尼曰
夫人喜誦經請慧圓作伴慧圓至與夫人同寢處詳
問家世實為英妻勸之養髮但不與英言黃亦不知
夫在公家半年公告溥化御史捕之勅牒尚在黃氏
逃無下落溥化以賊給還英辭赴任公曰待作媒英
曰糟糠之妻久同貧賤不幸流落存亡未卜別娶非

言卷七
顧公曰足下高誼如此但容奉餞明日開宴名士畢
集公告衆曰老夫今日為崔尉了今生緣遂呼慧圓
出則英妻也夫婦相抱而哭滿座為之掩淚才士陸
士暘作芙蓉歌曰盡芙蓉妻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
蒼紅敗葉枯稍兩蕭索斷縑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波
隔死生孤身隻影成飄泊飄泊殘骸向誰托泉下遊
魂竟不歸圖中艷姿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復秋
霜寧肯江湖逐舟子耳從實地禮醫王醫王本慈憫
慈憫憐群品逝鬼顧提撕乳嫠顧將引芙蓉顏色嬌

夫婿手親描花菱因折蒂幹死為傷苗蕊乾心尚苦
根巧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翃豈期甲帳遇文蕭芙
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
莫相損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夫
婦真可憐明日赴任公贈奴婢二人及任滿重過吳
門公卒矣夫婦號慟建水陸三晝夜以報之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
鏡自圖其形并詩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
已驚顏索寞漸覺髮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

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得詩遂歸

漳州王藻不知何時人為府獄吏每日暮歸必持金錢與妻多至數十貫妻疑其鬻獄所得嘗遣婢往餽食藻歸妻迎問曰適饌猪蹄甚美故悉送十三鬻能盡食否藻曰止得十鬻耳怒曰此必婢竊食或與他人不可不擒藻喚一拘縛婢訊掠不勝痛引伏遂杖逐之妻始言曰君為推司久日日持錢歸我因疑煅煉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安有是哉自今以往願勿以一錢求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

背取筆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為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即罄所有散施辭役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洪武中莆田婦人汪氏能文夫為庠生將赴秋闈少年兩美欲行未行慕戀難離汪氏作詩勉之曰自古男兒志四方出門何必淚雙行聖朝天子文章貴風世夫妻日月長衾煖不如桃浪煖衣香難比桂花香願君早赴鰲頭選衣錦榮歸拜綵堂至臨岐送餞拭淚分飛之際汪氏口占四大義江頭水相思嶺上雲雲

水常相見何時得見君此二十字好事者刻石於相思嶺

建文中鐵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文皇靖難師至其城攻之不下及文皇正大統擒殺之家屬發教坊司鉉有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及問官至二女獻以詩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

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筍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姚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嘆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入勸之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

內不復再見

杜羔妻劉氏言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要
曰良人的、有奇才何事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
君面君若來時乘疲來羔得詩不回尋復至京讀書
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久、佳氣
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疲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君
子以正矣

題成婦詩云嗚咽秦關隴水流征人何得不生愁孤燈
絡緯重門夜雙杵梧桐小院秋錦字題書封更懶金

錢問卜語還羞裁衣欲寄無人便翔鴈啼霜又過
吳人蔡羽貧女詩云螺黛無緣枉自工塵埃羞對半輪
銅蕭條翡翠屏風冷零落桃花扇意空夢裏傷春三
月錦月中啼袖十年紅却憐寂寞空牆內猶自含嚬
護守宮

秦韜王武貧女詩云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
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俗儉梳粧故將十手誇
纖巧不把雙眉闋畫長每恨年、厭針線為他人作
嫁衣裳

男女之中最可憐者無如婢妾一松李詩云梅香苦梅
香之苦憑誰訴赤脚蓬頭年復年青春漸忙中過
汲水昏隨虎隊行拾薪曉踏鷄聲破屢歲無更身上
衣採桑空望蚕絲吐剪燭成灰恨怎消見花血淚盈
墮飲食烹調戒弗嘗不諳食性頻遭怒夜倦欲眠不
得眠事冗日常半飢餓勸家未必主翁怜淡粧亦被
嬌娘妬纖毫有犯罪莫逃毒手老拳不知數羅幃內
外冷煖分咫尺風光相辜負殘燈明滅更漏長破絮
無溫單地臥開眼他鄉無六親自泣自悲憂滿肚

哉言也

附妓婢貞烈賢湫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珠
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彥以綠珠碧玉事調
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妾婦有情逆相感激能以死自
見如此世有身為奇男子而死生之際不能以義自
裁者其愧於妾婦哉然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
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此又不可不知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
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詞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

章皆王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以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才人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声河滿子氣函立殞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帝崩祔重不可舉或曰非候才人乎爰命其襯至乃舉祐為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頻傳唱宮中二十年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湏吊舊才人

唐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先本娼妓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居青聞其歌者喉音嘹亮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顓悟絕倫後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為記曲娘子尋陞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曰妾本風塵女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矣乃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即贈為昭儀命厚葬之

唐天寶中鄭畋為常州刺史使其子鄭平字元和至長

安應舉遊曲江池至鳴珂巷見一女姿色絕代元和
停驂詐墜馬鞭三次俟從者取之與女四目睇視情
甚相慕其友樂道德曰此妓女也姓李名娃字亞仙
次日再往叩門侍兒馳入大呼曰前遺策郎來也娃
喜出見情洽如識即以資財盡輸其家經年費盡李
媽設金蟬脫殼計去之遂飄泊無所依娃朝夕思歸
不能一見深恨其母計毒適元和父自常州入覲見
其所為大驚命僕執而捶之至死棄屍郭外久而後
甦乞食於市娃見之相抱而泣子入與之飲食李

怒急驅逐出娃曰此良家子向在我家資財蕩盡復
設計去之今狼狽至此不仁甚矣請盡室所有以奉
母願贖妾身與生共處李媽知其志堅情切乃從其
請娃即貨首飾收買書籍令生溫習舊業晨昏不輟
次年登第授四川成都府參軍娃大喜具酒食迎生
曰今日遂願妾不相負矣元和携之赴任適其父拜
成都府尹元和聞之大喜乃趨謁拜具陳亞仙本末
父命備禮聘之擇吉迎入府中完親父喜謝之曰非
汝賢德此子不成人矣元和後仕至禮部尚書妻

封沂國夫人。生二子。夫妻偕老而終焉。瞿宗吉詩曰。故人一別負佳期。受盡飢寒揔不知。須念往年行樂處。寶鞭三墜曲江池。

唐崔微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與微相從累月。敬中使還。微以不得相從為恨。誓不他適。因而成疾。後會敬中。友白知退。乃對鏡寫真寄之。謂知退曰。為妾達敬中。妾一旦不及盡中人。且為郎死。感恨而卒。瞿宗吉詩曰。丹青貌得鏡中人。身外如今更有身。精魄已隨描畫去。誰知流筆秉堅貞。

唐武后載初中。丞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還。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豪雄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

為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

唐肅宗以時遊江夏館於姜寶宅姜有小青衣名玉蕭常令侍韋彼年長相與頗有情肅去與之約曰後七年再來遺以玉指環并詩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斷魚書至為遣相思入夢頻肅逾八年不至玉蕭持環感泣悲恨絕食而死

張建封僕射節制武寧日舞妓盼盼有殊色納之於燕子樓公薨盼守志誓不他適白樂天贈詩云黃金不惜買蛾眉買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

朝自去不相隨盼見詩泣曰舍人責我不能以死殉也感恨而卒瞿宗言詩云父塚前秋草合虞姬墳上暮雲愁如何一片彭城月只照張家燕子樓天錫過彭城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

宋敦準燕集有能歌者贈之束綾意尚未足準妾猜桃不悅作詩呈之云一曲清江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何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

姬一曲歌準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宋時朝雲者姓王氏唐名妓也蘇東坡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為常侍及東坡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東坡甚憐之未幾朝雲病且死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坡作詠梅西江月詩寓意以悼之云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採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涴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宋劉婆惜江右娼也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一日因亂之廣海居道經贛州時有金普菴字子仁為郡守官清廉文章政事剔歷臺省未免耽於花酒公餘與士夫酣歌賦詩劉慕其名往謁之全曰何為劉曰妾欲之廣海久聞清譽得一見而逝死無憾矣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々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劉歛衽進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即應声曰青々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

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捨棄全大稱賞寵愛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亦死焉

宋楊娼長安人態度甚都名冠籍中嶺南帥甲貴與之狎情相得妻悍莫之措意乃賂娼出籍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婦娼雅有惠性事帥尤謹間歲帥得病且不能起思一見之而憚其妻素與監軍使厚欲使給其妻以娼為監軍婢奉侍煎調妻信之計未行而事洩帥大恐乃遺其寶亟命僕榜輕舸

而衛之比歸帥之憤益振不以自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訃至乃盡返其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我而死我安用生即撒奠而死

長沙有一義娼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經長沙訪潭土風俗或言此娼遂往焉及見姿容瀟灑見几上文皆已平日所作詰其故乃知素慕顧戲曰悅其詞豈若親見娼歎曰嗟夫使得見之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乃道其由娼大驚駭再拜母子極其敬愛番數

日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顧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此娼約後，因閉門謝客，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驚泣曰：吾與學士別後，未嘗見夢。今燕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使人覘之。數日得報果然，乃謂娼曰：吾以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入門臨其喪，拊棺繞之三匝，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傳之以為奇事。

李次山徒既為作傳，又系贊曰：娼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娼矣。世之言娼者，徒曰下流不足道。今士之縈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此娼者，幾人哉？復書長短句于後曰：洞連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密如雲，玉貌當年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徃々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都在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獨弔

長沙傳天涯流落行路難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
人看邂逅乃慰平生慕蘭堂置酒羅饌珍明燭燒膏
為延佇清歌宛轉遠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
帳芙蓉褥上有鴛鴦合歡被紅顏深夜承燕娛玉笋
清晨奉巾履匆々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
說恩情有重來何期一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
夢君未別如生平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
徵萬里海風掀雪浪魂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
不知向來宿約期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恨
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班笋盈江隅
屈原九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見試作義娼
宋桂英山東名妓也與王魁情厚誓不他適凡魁服食
皆取於英魁赴科英為之祖餞仍贈以詩云靈沼鳴
禽皆有匹名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皆有此何事
風流言別離魁登第英以書賀之兼有詩云人來報
喜敲門急賤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
不肯後蛟螭海中空却雲鰲窟月裡都無仙桂枝漢

殿獨成司馬賦晉廷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雷疾
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馭出九衢卿相盡行
遲烟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夫貴妻榮千
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戲作一絕云上都流洗逐
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未憂悶裡須教張敞
畫新眉又聞瓊林宴寄一絕云上國笙歌錦繡鄉仙
郎得意正踈狂誰知憔悴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
魁得詩意變竟云答後除徐州僉判娶崔氏赴任英
聞之乃自縊死後魁忽白晝見英罵其負義遂得疾

元朝朶那杭城東傭兀氏之女僕也年十九勤敏謹愿
主卒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亦委以心腹至正壬
辰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傭兀氏家不得物乃縛主
婦柱下拔刀砍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
主婦請代死且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
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
軍不吝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至
堂上寇爭奪之又欲犯朶那身乃持刀欲自屠曰我
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之

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金主母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曰義烈云。

兀术殺卒而娶其妻。术有七首極利，卧則枕之。卒妻取將刺之，术驚問故。卒妻曰：吾欲報夫仇耳。术默然遣去。夫卒妻為夫報仇，烈丈夫之所難者，兀术以獸心貪色，能不殺而遣之，其庶乎有容哉。

元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富戶濮樂以鈔千錠娶為妾。一日桂花盛開，置酒歡賞。佛奴奉觴，濮有感于心，潛然墮淚。佛奴問故，濮曰：吾老矣，不久於人世，汝宜善事後人。佛奴泣下誓無貳志，人莫之信。及濮死，乃獨居尼寺，深藏簡出，操行潔白，以終其身。

潮州娼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繫我獨為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哥自是不粉澤，不如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筵間，酒行歌息，目不流眴，與之酒不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誓。

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疫抵舍哥懷利
刃閉卧内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徇姦之不若可急
去否則血汚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歎曰
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
以禮聘之娶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賊見哥妍麗
將殺其夫哥走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賊
并殺之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婦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
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此戚然求為

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二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
樓盼韓香之於葉氏愛姐之於張逞者真絕無而
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娼
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
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
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五巧兒京師
旦色也陳雲橋同知與之狎携至杭陳卒奉正室鐵
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湖州角妓也涅古伯
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妾

鼠竊狗偷妾決不為此態乃遣妯娒備財禮聘之經
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大夫有往訪之者汪故
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是此者亦可以追踪
前古之懿德矣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為一商所養商死劉為持服歲時
脩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
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
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
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嘗昵一妓方妙年公子

死即削髮為尼屠寶石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
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
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富貴之地
而淫褻無耻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
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皆善豈不信哉
天順間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亭所構誅皆非其罪
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提
兵救駕者殺之天乎一娼縞素而來楊故狎之者楊
曰汝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楊曰無益於我反累汝

也。娼曰：我已辦之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既死，娼慟哭，吮頸血，以針線紐接於項。顧楊氏家人曰：去塋之，即自縊於旁。噫！予觀娼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聳動乎人主，故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難也。書之，俟其知事之悉者補傳。後見客座新聞載此娼名高二附記之。

烈女王氏，本山東良家子。父母因貧，不能自存。甫八歲，誤贖與淮安娼家。年稍長，自知處身非地，欲去無由。

每戚戚不自安。娼家欲令笄，不從。後以溫言美利誘之。女皆峻拒。一日逼之，使御上客。女涕泣對客言曰：妾本良家女，因父母貧，故至此。吾久不死者，思欲一見吾父母，以永訣。今不及矣。豈忍以身為娼優事耶？遂引刀自刎。客驚救不及。隣人以其事聞于官。因罪娼家，更令厚殮之，葬于淮安之五壩上。事在嘉靖初年。後主事吳某差至淮上，一夕夢女盛裝從外入拜。自堂下號泣不輟。某驚問為誰，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因具道所以。且言家居五壩上，離去鄉土已廿年。父

母親戚邈不相聞妾之貞心未暴于世願君表之言
既復涕泣滂下吳為之改容許焉既覺明日詢諸左
右因至壩上求之果得烈女墓於荆榛中為之咨嗟
久之遂令脩葺封識乃延問父老覈實其事同代巡
御史張某會疏奏聞上命建祠錫命服令郡邑歲時
祀之嗟乎死生大事也節義美行也臨事而能自裁
決惟學士大夫能之何則彼日稱說仁義則法先王
又六籍以淑其衷文史以博其見父兄師友以迪其
行其所成立宜爾也然間有之世亦僅一二見

王氏女八歲購與娼家日所見習者何事乃能不移
其廉耻潔烈之衷豈禮義之良得諸天者厚所謂不
磷不緇者耶發馨香於污穢真閨闈之秀出者矣聞
上之夢蓋芳魂靈魄憑附於風雲日月以為神而非
與汨々無有者相朽腐也

吳國倫曰予里中莊八兒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
為莊家奴遂冒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亦人奴子
越一年病卒塋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
奠於墓婁絕復甦久之為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

死拒有傭耕少年悅求為婿舅姑許聘八兒自度不能抗至期先日與其姒春私謂姒曰明日不相春矣又與姒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以為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為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為汚而耳死若飴茲不慄女丈夫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以汚泥信矣信矣

知足

天將明必候暗而後明火將滅必霎明而後滅花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候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江濶無風浪自生可以醒營家無厭者之夢隨他風浪大我只不開船可以為遭侮受激之藥未多去多枉受奔波未少去少省些煩惱可以為困乏無求者之慰

鷓鴣子曰余觀於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

賁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
彼蒼之主張吾人何若是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
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又曰白
龜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十二鑽
灼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鰌過漁舟吐墨令墨以混
其身魚人見墨網之余於是知小智不足以保其身
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鰌之所為而卒不
蹈其所蹈者幾希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於溫飽
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為溫一也甘味盛
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飢其為飽一也溫飽之餘何必
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鬻鬻愈白計慮愈
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曷嘗見其厭足為子計又為
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間飲膳失期會夜亦不能酣
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沉湎乃致疾之媒
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摧挫少不如
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處泰養不耐風霜稍有感
觸雖良藥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損人致

富召怨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盜賊刑禍戮辱終必不能免。官爵雖高。冰山亦險。殖醢烹戮載在史冊。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閑。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諂諛富貴。惑之尤甚者也。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一千日用。一百則足。十日用。五十則足。二十日。苟恣縱貪侈。立見敗

亡。可不畏哉。或曰。奢侈而壽長何也。蓋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或亦愈長矣。

戰國時。顏蠲齊人。安貧樂道。嘗言有憂窮方。其藥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

陳平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

楚國之憂多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乃逃去為人
灌園

漢嚴遵字君平賣卜成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其車
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
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
餘不亦繆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
晝夜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牀而錢自
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有餘而子
不足也冲大慚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

殺我身竟不仕郭彖云劉先生若居衡紫蓋峰下問
之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
貽以一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
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門有門不掩既歸就
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
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
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
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既脫與之吾心
方坦然吾幾為子累矣使君平而從冲之勸其為累

不有大於得袍者乎。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劉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蓋萬錢之為累已如此，世人幾賢於鬻餅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為劉先生者幾人？」市間尚有居平否乎？冲家夜半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々固宜勞於鬻餅者矣。益貨損神，生名殺身，真有道之言哉！彼役役於名利之場者，可以悟矣。

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晉陶谷子為大夫三年，名譽不聞，家富三倍。妻諫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昌，是謂禍殃。昔令尹子文家貧而國富，福結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而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澤其毛而成文章也，豈不擇食故肥而死？今君背

此不無後患乎陶不聽後果被誅

大凡人遭困悵失意時當反顧回思不然便齟齬不堪矣唐王叡作解昭君怨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尤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黃廷堅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閑城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外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声喧囂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之又不可不堪其憂耶黃公之言可謂達矣又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

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晉畫商岩夢裏賢

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孝文即位承祖坐賊削職禁錮於家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嘗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

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內外號為痴姨及承祖
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姨貧
敝特赦之欲免禍者若楊氏乃非幸免者矣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子午橋南別墅姨生
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
脩禮甚謹曾經甚雪多休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
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
輕簡公因啟姨曰某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
赴其意姨曰相自貴爾姨只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

主公大慙而退

柳玘曰王相國涯字廣津唐文宗朝方居相位掌利權
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方可
得之王曰七十萬錢我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
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敢復言數月
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
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
其可久乎馮為賈餗相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
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

酒出飲之食頃而斃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是果符
王涯之言矣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
為物之妖信知言也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
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
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
門客于墻廡之間而不知又豈能保其富貴哉此雖
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奇巧之物不可貪一戒也
恩權之盛不可恃二戒也溺愛徇私不能正家三戒
也失幾漏言致殺其身四戒也不親正人嬖幸權近

威福恣行禍幾發而不知察五戒也

白樂天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
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而勿為
身後之悔

韋莊有詠南國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各逐興亡在此
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
江冷落日青山吊謝公事竟何物在石麒麟沒
卧秋風

范文正公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寒

饑無如某者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金文正欲為打千本使君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其碑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宋常州宜興縣黃土村蘇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東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矣余以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麥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戶金鋪

誠不如松窓竹屋此無他其天者全也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室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父以書促歸，終

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縮。

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琰辭不受。義璉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兼，逐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
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
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
不羨千鍾粟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
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
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
辭耳決非文公口語後官于密南節推翁謬為余言
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
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悔庵云

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
幽險倚仗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
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
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
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未棄人間事吾道付滄
洲此詞乃文公所作然特敷衍槩括李杜之詩耳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
云紅日遲遲唐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
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柰猛風

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
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溫
透笑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
天涯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
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
未濶未必枯體就此埋又一僧云殘年節禮送紛
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階下雪始終不與草鞋
痕余謂士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之朝時計料自

京還家之累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
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曰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
尹忘其名不隸家惟僦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
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
送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
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貫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
六百貫耶余因竊嘆士夫之見有不如士卒者多矣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羹淡飯飽

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
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
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葱客
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茶酒冷賓主皆忘

戒貪

飽肥其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
者殺身飽黎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
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之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
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
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
歌舞番與他人樂少年談此二詩使人凄然

困學紀聞云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爰沉溺便為苦海

一念清淨然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
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
我無憤疾如獸自狎

富人因求宦傾貲汚吏以黷貲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
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
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年
近衰老儘宜省事樂閑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
無幾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蓋貪欲一

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
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顯
降之兆堆金積玉未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臥
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明珠一百斛
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田字詞昔日因田成富足今日因田累出頭田居心土
思何極田在胸中慮不休田土相連克里長田出頭
來不自由田脚伸時當甲首田廣差多疊疊愁

人心難足云終日奔波只為饑才教食足又思衣食
若還多充足洞房衾冷便思妻娶得妻來鴛被煖
何送老恐無兒有妻有子双樂終日思量屋舍低
起得高樓并大廈又無官職受人欺縣丞主簿皆嫌
小欲去朝中掛紫衣人心似海何時滿柰被閹王下
帖追此言雖僅觸類推之天下莫不皆然真可慨矣
子思居於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
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
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

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
貪以死祿矣嗟呼獨貪祿足以死人哉貪名死名貪
功死功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智死智貪直死直貪
悻死悻貪佞死佞貪暴死暴貪樂死樂貪奢死奢貪
傲死傲貪惰死惰貪閹死閹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
貨死貨無所不貪無所不死主父偃之鼎烹貪名也
武安君之卒於杜郵貪功也趙高之夷族貪權也今
尹子南之陳尸於朝貪賄也晁錯之斬於東市貪智
也國武子之見殺貪直也先軫之刑於不顧而唾貪悻

也。太宰嚭之為戮貪佞也。商君之車裂貪暴也。王子
頹之見殺貪樂也。伯有之不祀貪奢也。卻犇之先亡
貪傲也。原叔之有大咎貪情也。南宮萬之累辱貪鬪
也。孔寧儀行父之見及貪色也。公子側之以耐滅身
貪酒也。子玉之以瑗弁兆殃貪貨也。貪之為禍可勝
言哉。石犢子曰：貪者其殺身之阱乎？是故志士仁人
見利而常顧其害，將進而豫思其退，未得而先憂其
喪，如臨深淵，如集孤木，如飲鴆，毒介子推之登山而
避，恐死於名也。范蠡之扁舟五湖，恐死於功也。張安

世之不受私謝，恐死於權也。子產之諫重幣，恐死於
賄也。漢陰丈人之息機，恐死於智也。劉文饒之口不
言人過，恐死於直也。趙文子之為嘗，退然訥然，恐死
於悻也。展禽寧三黜而不枉道，恐死於佞也。黃次功
之寬和，恐死於暴也。勾踐懸胆而嘗，恐死於樂也。子
展儉而壹，恐死於奢也。伯玉夜行避關，恐死於傲也。
成回恭敬而不怠，恐死於惰也。和如避匿，恐死於聞
也。晏子却傷槐之女，恐死於色也。夏王之踈儀狄，恐
死於酒也。司城子罕之辭玉，恐死於貨也。君子之為

憲遠矣

漢淳于衍性貪婪霍光妻遺以蒲挑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十五疋綠綾百端又與走珠一琲錢百萬黃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不足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耶

漢武時主父偃以上書為郎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偃後以罪誅晉桓溫為大司馬嘗云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

年溫後以逆終皆此類也

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高積谷為二十年儲乃言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三十萬銀九十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其愚如此安得不冒干天常耶畢竟為貪所使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曰武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曰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顛多

藏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
於收者之所詰傍觀者醒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
二千石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順於晉
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戒以至今日母都無戚容
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耶
王戎田園水磴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儉嗇
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梁武帝弟蕭宏錢百
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燈標如此三十餘間

武帝見之計錢已億餘萬帝少子綬作錢愚論以譏
之和嶠富擬王者而貪得無厭人謂之錢癖唐李愔
善殖產伊州有膏腴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人謂之
地癖馬援曰凡殖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
丹魚弘襄陽人性好賄為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
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
人庶盡人生但惟樂富貴在何時

陳武帝時范雲為經筵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
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

可使得愈乎文伯曰欲瘥甚易只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重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耳藉曰所見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甘心促壽皮之不存毛將安用惑之甚哉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後以叛誅宮人

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床玉几不能眠疲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

魏李崇陳畱人崇性好財賂販肆聚歛時孝明太后幸左藏庫從者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崇與章武王融所負皆重多顛仆於地崇為傷腰融至損足時人語曰陳畱章武傷腰折肱貪人敗類穢我明主齊殷仲文遷東陽太守性貪縱多納賄家累千金常若

不及桓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一日照鏡不見其面未踰時與弟皆伏誅

朱孝武初謝朓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清浹所少朓名門佳士也事載正史乃爾朝野魚載唐益州新昌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六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笋一

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吾未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天禧間有盜三人共發一墳中金寶充塞共收斂入囊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飯至食訖推其入崖下而二人分之一人買飯潛置毒於飯中謀致二人死而獨得其物飯至二人遂推其人於崖下而死二人食訖藥毒發亦死噫若三人均分其物皆得享富矣奸險之賊互相圖害皆致凶死盜財不得分

毫固是分定然畢竟貪之為害可不戒哉

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叔謀性貪婪多受賂為不法事帝知之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曰叔謀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帝令搜叔謀囊橐中得淮陽民所獻金又得番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印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怒曰叔謀今日竊吾二寶明日盜吾首矣命腰斬于河側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

木

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因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侈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盞沉香根每一山焚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葉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宝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設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唐肅宗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俸

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穀麥以爲羽
擇米每食視厨所棄其直猶不減焉錢宴公侯家雖
極水陸曾不下箸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
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實緣須
入郇公厨

張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見銀
佛一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溫進筠曰好對
蜜陀僧

楊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諸軍之怨軍士倡亂殺之剖其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世祖世宗至宋以官師罷相其父
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
者未知年壽矣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
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云我荅曰王相公父
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尔俟出當厚以
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
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八十否瞽者更向上曰至
九十否又笑曰更向上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
命有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

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供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覺肺癆，尋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資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甚其家，亦^俗重霸召之對局，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牆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只下一二盤，鄧一飽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訓鄧生曰：太守貪財好賂，本不為甚，何不獻賂而求退？

腹實以金銀，口使貪腹飽飫。

李德裕性貪，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觀，有醒酒石、石、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後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太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不與。全義大怒，答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疑矣。山石為崇如此哉。

五代時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王帶欲

之而不可得乃遣一卒疲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
隱木間見其夫婦相敬如賓卒嘆曰吾公欲得帶而
害斯人我不忍因躍足告之使其速以帶獻復踰垣
而去不知所之此與晉鉏寬刺趙盾事相似
五代時袁象先鎮宣武十餘年厚歛其民得錢數百萬
邸舍數千間至廢帝時其子袁正獻錢五萬緡任刺
史亦歛厚積財至盈室中有声如牛鳴人以為妖
勸其散以禳之象先答曰物之有声求其同類耳聞
者笑之未幾父子俱誅

耶鄧生不得已如其言乃獻白金三錠姑獲免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燃輒閉目云
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
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
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
貪歡未許暫停盃此先達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
輩蠶婦吟所謂子親啼徹四更時起視蚕稠怕葉稀
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同意就彼方自

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王黼為人極好利盛時庫中黃雀鄭自地積至棟凡滿
三楹又重貫敗籍其家得理中劑丸幾千斤又賈似
道既誅果子庫糖糴凡數百甕官謂此物不可久留
難載帳冊遂輦棄湖中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声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
於南湖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
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咸曰

左右云香已發木香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
郁然滿坐群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
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
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
香起捲簾如前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
衣紫花則衣鵝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
比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而散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豔
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銮

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
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
后曰爾爹々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起
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々富貴

東陽陳同父嘗與客言有一士人隣于富家貧而屢空
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詰焉富翁告曰致富
不易也子歸齋三日後予當告子士人如言復謁乃
命侍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
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詰問其目

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盧而退輒慨
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豈成何等入耶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
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
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有百萬軍汝
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上曰此雖汝
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彼固富
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柰何殺之得流雲南其壻余
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々乃黜化之

也

漢祖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間楚梁孝王臨死庫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十斤以賞有差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人用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不過白金而已賞者數十數百用者數千數萬尚常告乏且如劉瑾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萬金如此之多意者漢時惟宗廟朝會簠簋車輅必加飾焉庶民無敢用也今之時朝會

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鉞褱所費不一此箇尚有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張方劫帝西遷贊珠百餘斛恐今內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來亦未之聞此則非金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何獨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即有群臣之賜宜其國之而民窮也今讀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

下一統稅賦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足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衣監一宦寺之死銀皆動有數萬進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有財帛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嘗觀王閣老震澤長語正德以前天下所徵銀兩每年共計二百四十三萬京師各省所用之數共二百萬兩有餘似尚多矣又記正德以來各王府官諸文武官生吏等銀米數千萬石而天下所入之糧止二千六百六十八萬石夫出止言數千萬石似一時難於打筭觀總日出多入少故王府邊軍等俱缺糧餉其乏可知矣及見嘉靖初霍渭厓奏疏云洪武至今自周一府論之祿米增數十倍子孫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較洪武間增十萬餘員矣地

不改闢而米入有定數此供億所以日乏若二公憂國一紀於書一見於疏計今視昔八十年餘朝廷土木之興幾吹矣南北夷虜之擾幾年矣王府之增軍需之費又不知幾何矣事變日出雖有如二公之心者而亦難於為謀也可不慮哉

嘗聞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至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一十二萬斤矣復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為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齋三筆紀宋真宗

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不知當時何故用蠟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財者國之命脉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卑弱固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劉瑾初橫之日九卿戶書韓文為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監王岳等外助有國老劉健等事理可謂至周密矣且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議上允會天晚期明日發柩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遂號訴岳等交通害我明日奴不能見天顏矣頃今夜

拿岳等上不得已領之瑾遂傳捕岳等自此司禮兩廠盡屬八黨今人讀之以為事機之失毫厘之間憤以罪西涯之罪不能逃矣

劉瑾擅政忌張永輒已乘逆錯之際命永討之意錯勢方熾討必無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錯就擒永初出師奉勅由馳道上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由正陽門入列衛校侯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甚洽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下曰彼為天子必有安我

處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疲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閣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廠又明日捕瑾黨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鞫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反諸公宜皆知之衆惶汗歛避惟附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批其頰按其叛逆

正德五年抄沒劉瑾家財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

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金銀湯鹽
五百鱗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金牌
三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
帶四千一百六十束獅蠻帶二束以上共金壹千三
百五十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萬三千六百兩

籍沒朱寧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
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櫃金銀

湯鹽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盤
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條環四箱珍珠
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
二對織金鱗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
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
敗瓦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
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
銅鐵獅子四日車銅盆百五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
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雜銅器五十扛抄

江彬家財貨帛尚不及朱

正德中抄沒權姦貨財惟劉朱錢三人畧見於記載其視唐元載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何如也聞前王振曹吉祥之籍多况合羣姦八黨衆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宸濠臧賢畢真盧明泰用等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匱每匱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鍋四百箇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寺財物

使移之以賑民則可以得民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于權幸之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

內官專權自古為然本朝宣德無也正統間王振天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劉瑾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蓋英廟幼冲即已擅柄幕為張太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搖動此固國家之大數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也曹李雖權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

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為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批腿似燒葱之語。致人之死尚寔焉。劉瑾則又假公行私。查錢糧完勘合。動輒抄拏。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往往罰米枷號。有錢則生。無錢則死矣。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日朝罷。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餘又下獄。後王振死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死。曹劉俱謀逆死。後之人當為之戒也。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綏坐瑾黨死。陸完坐宸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皆論死。謫戍石文隱。公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夏桂洲言嚴介溪嵩方柄用時。互相傾軋。京師巷陌有小詞云。夏桂洲不知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又云。嚴介溪不知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未早與未遲。先後十餘年。二人相繼覆敗。一符其言。由是觀之。貪得無厭。知足不辱。率皆如此。豈特居位者可以鑒。

哉

嘉靖四十四年沒入嚴嵩家貨金及金器皿首飾共三萬三千四十四兩五錢九分銀及銀器皿二百二萬九百九十四兩六錢九分二厘玉玩器九百二十一件金玉帶三百五十七條條環條鈎共三百七十八件段絹紗羅各樣彩帛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疋而田宅諸物及在京邸第先所籍沒者猶不與焉况聞其時猶有大漏脫矣

正德中抄 錢寧劉瑾家財亦尚踰此顧彼倖臣宦

豎不足責也嵩受心膂之托父子貪欲無已如此卒至惡極事敗嵩身死一日方敢入棺父子妻妾死亡離散田屋園池悉為空虛切齒於當時取笑於後世可慨也已

嘉靖中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美瑯有玉條環直價百緡士給其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以笑之曰堆金積玉已如

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繫
條環

嘉靖乙巳年巡按福建監察御史何維栢首論嚴相兼
陳時務四事內一事禁朋比以彰公道云臧叔達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臣稽閱載
籍歷涉中外以迄于今貪墨之吏無時無之然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昔也或始謹而終變今則即縱誅求
之急昔也或飭已而畏人今則公恣賂壑之欲法度
罔顧廉耻頃忘苞苴之行雖古不免然多在閭戚之

流縉紳士夫猶恥為之今則為之而不耻矣昔也或
伺於昏夜今則白日公行矣昔也或以十百今則動
以千計矣遠近交利內外要結昔之貪也十一今之
貪也十七昔之貪也無耻心而有懼心今之貪也不
畏刑而且淫刑噫自何公所奏今又越四十餘年反
視所謂干計十七者何如也其風俗之薄惡民用之
奢侈又何如也懷廟廊之憂者不能不為之嘆息流
涕云

七脩彙藻載伊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為人煅銀以給

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肆弟兄俱於肆以交易
又數年身有羅綺銀器迥異於昔人言得燒金之術
假煅銀以掩人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
隨以廢其父一日携一書告予曰吾兒得此足衣食
今獻於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希亮
之事予醫姪素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
為今亦棄世矣嗚呼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
方未必不沒官而東坡遭謗多謫岌、窮途而病死
者亦或曾試此耶世人易動於利每為詐者所愚因

而喪財今雖得財禍不旋踵則何益哉再具於此以
富貴者當知止足貧賤者當知安分燒金之事決
不可為也

張永德希亮見僧梵門

卷十

